

## 「降臨節日曆」



柏林漫言  
余逾

從十一月初開始，柏林超市便會慢慢有一些為聖誕準備的特別貨架，比如聖誕節的裝飾品，或者給小孩的聖誕禮物——玩具、巧克力、糖果之類的。而最先「佔領」貨架的，則是一種叫做「降臨節日曆」的東西。

降臨節日曆在超市裏最常見的種類是「巧克力日曆」。一個紙製的盒子，上面開了二十四個小窗口，每個窗口上有個數字從一到二十四，打開窗口便是一顆巧克力。往往這些巧克力並不是完全一樣的，所以總有點小小的驚喜。

掐指一算，二十四天正好是從十二月一日到二十四日，然後二十五號便是聖誕節了。所以我一直以為這是為小孩們數着日子過聖誕準備的，我還經常叫它「聖誕倒數日曆」。特別是柏林冬天陰沉的天氣，加上短暫的白天，每天能打開一扇「窗戶」吃到一顆巧克力，真是甜到了心裏。

後來跟德國朋友聊起，才慢慢知道這個「降臨節日曆」背後的宗教意義。

降臨節日曆其實是基督教降臨節的一個習俗。這一習俗起源於十九世紀德國的路德宗，通常顯示的是聖誕節前剩餘的天數。降臨節的第一個周日一般是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三日之間，後來為了便於計算和製作，降臨節日曆都按照十二月一日開始，總共二十四天。

早期的降臨節日曆簡單又古樸。最開始只是家長在門框上用粉筆畫二十四條橫線，孩子們每天擦掉一根，擦完就過聖誕節啦。另外也有用點蠟燭的方式，每天點上一根蠟燭燃完，直到點完二十四根。

後來慢慢有了紙盒版的降臨節日曆。最傳統的是紙盒上印刷了二十四扇

門，打開以後裏面是不同的基督降臨生場景圖畫。再後來有了各種不同版本的降臨節日曆，但唯一不變的是日曆的外包裝都會以聖誕節元素作為裝飾。

日曆的內容越來越豐富，從最開始的一張張圖片，或者一條寫着諺語的紙條，到糖果、餅乾、巧克力。現在已經發展到護膚化妝品牌做的「試用品日曆」，每個「小窗」打開便是一小瓶護膚品或者小香水什麼的，或者「面膜日曆」；還有「科學家日曆」，裏面裝着一個個小小的科學小實驗；「密室逃脫遊戲日曆」，每天解開一個迷宮；柏林國立歌劇院的網站也有精美的「歌劇日曆」……還有讓人眼花繚亂的「首飾日曆」、「襪子日曆」、「樂高日曆」、「故事書日曆」、「咖啡日曆」、「茶包日曆」等等。

各種各樣的降臨節日曆花樣百出，真是沒有找不到只有想不到。不過有許多有心的家長還是喜歡選擇自己喜歡的東西來自製日曆，所以有些商家還特別提供小分量小包裝的產品，特供「DIY降臨節日曆」。

在自製降臨節日曆這件事情上，歐洲人是非常用心的。有一些村莊還會在一條街的窗戶上製作降臨節日曆，每一天為不同的窗戶進行裝飾，連着二十四天每天可以看到一扇裝飾一新的漂亮窗戶。

在日漸寒冷的深冬，降臨節日曆彷彿冬天的暖陽，又如若手中溫暖的紅茶，溫暖着整個城市，溫暖着每一個人。



▲柏林各種降臨節日曆。 作者供圖

## 找個院子過冬天



人生在線  
李丹崖

一到冬天，我就想找個院子。最好是臨河的，雪夜可以聽濤聲。最好院子裏有樹，比如銀杏，滿院子的黃葉落下來，且勿掃，留存一些金銀氣，腳踩上去，也是舒適妥帖的。最好要有些人氣，三五好友，時常圍爐茶話，促膝而談，爐上水沸了，紅薯熟了，一邊飲茶，一邊坐享吹食之樂，是愜意無邊之事。

古人貓冬，喜去的地方較多。湖中，駕小舟，置風爐，攜童子，獨往湖心亭看雪。這是張岱的冬日瀟灑。

山中，殘雪照籬落，空山無俗喧。雞寒懶下樹，人晏獨開門。這是林逋的冬日幽靜。

屋宇中，室內塗花椒，滿屋有椒香，寒霜不敢近，舍下暖洋洋。這是古代皇族的冬日溫暖。

橋上，灞橋風雪，騎驢而行，驢鈴叮當，詩思如泉湧。這是古代文人的冬日詩情。

院中，杲杲冬日出，照我屋南隅。負暄閉目坐，和氣生肌膚。這是白樂天的冬日愜意，這樣的愜意也屬於很多人。

院子裏的冬日，是一座避風港，暖陽進來，貓狗進來，北風吹不進來，冬雪不罩面。設若主人勤勞，一些焯水後被凍乾的時蔬，醃製的蘿蔔乾，篩籬裏的乾辣椒、玉米……曬在院子裏，滿院子人間煙火氣，看得人心思熨帖。

甲辰龍年冬日，適逢大雪，我在故鄉瀉河之畔一座叫做「三館居」的院子裏參加一場雅集。雅集是關於散文作家胡竹峰的新書《擊缶歌》發布的，觀書名、看簡介，是寫皖地戲曲相關的書籍。該書在

古色古香的院子裏發布，適逢冬日，蠟梅盛放，幽幽吐香，圍爐煮茶，院子裏的紅毯一字鋪開，這頭是嘉賓訪談，那頭是穿插各地戲曲展示，一座院子，嘉賓雲集，訪談問答，絲竹聲，梨園腔調，思想碰撞，好不雅緻。

想着這樣的天氣，是適合落點雪的，裝點一下氛圍，讓冬日更具感覺。

少年時聽祖母講古，印象最深的一個故事是：年關將至，各家各戶都在當院展示自己的年貨，張家說自己準備了一頭整豬，半隻羊；李家說自己準備了半頭牛；王家說自己除了肉食、乾貨，還準備了各色糕點……輪到懶漢展示，懶漢什麼也沒有，指着院子裏落下來的雪白的積雪說，我準備了滿院子的雪。

懶漢是浪漫的，懶人的浪漫，讓一院子的雪給成全了。

院子，和井一樣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指代家園。久別故鄉，風雪中的院門一直為遊子敞開。猶記得某年的大年三十，祖父去四川跑藥材生意一直未歸，祖母一直為他留着院門，只記得那夜下了好大的雪，近零點了，院門吱呀一聲開了，出現在我們眼簾的是滿身風雪的祖父，還有他手裏拎着的大包小包的糖果和紀念品。那是最圓滿的春節，儘管祖父並沒有賺到多少錢，但一整個年關，我家的小院子都喜氣盈盈。

找個院子過冬天，這對於很多人是奢侈的，奢侈是因為現在院子的稀缺，各種原因導致我們癡寐求之，求而不得，輾轉反側。仔細想來，也沒有什麼好焦慮的，人之所以焦慮是因為想着據為己有，只要有個院子，不管是自己的，還是租來的，在其中過上冬日的一日、一個午後，哪怕是一個時光片段，也就好了。



## 曲院風荷



市井萬象

近日，隨着氣溫持續下降，浙江杭州西湖景區的樹木換上「彩裝」，景色宜人。圖為遊人在「西湖十景」之一的「曲院風荷」處打卡拍照。

中新社

## 巴黎聖母院重開有感



維港看雲  
郭一鳴

巴黎聖母院重開，是法國人的盛大節日，什麼第五任內閣倒台、什麼國內政治危機、通通讓路。重開儀式於當地時間十二月七日晚上七點左右開始，巴黎聖母院門前投射「Merci」（謝謝）等多種語言的聚光燈。巴黎大主教烏爾里希（Laurent Ulrich）以權杖敲擊教堂大門三下，象徵這座偉大建築重新開放。一千五百名嘉賓共同見證這一歷史時刻，有份參與救援和重建的工作人員進入聖母院時，獲全場鼓掌致敬。在開幕式音樂會上，著名指揮家杜達梅爾指揮演奏貝多芬第五交響曲《命運交響曲》，祝賀這座古老的教堂戰勝命運，浴火重生。中國鋼琴家郎朗演奏法國作曲家聖桑的《第二鋼琴協奏曲》「終曲」。郎朗在個人社交賬號上發布綵排照片，以及與杜達梅爾的合照，顯然為自己獲邀在這個隆重的場合演奏鋼琴感到驕傲。參加演出的還有美國歌手Pharrell Williams、《巴黎聖母院》音樂劇演員等。

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，一場離奇大火燒毀了具有八百六十年歷史、被譽為法國人精神殿堂的巴黎聖母院的塔尖和木構屋頂。看到教堂的尖頂在熊熊大火中被焚毀墜落，一名電視主持人在直播中說：「我傷感、痛心，而且有說不出的憤怒。聖母院是我們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，是法蘭西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。我感到，一個親近的朋友正在離我們而去。」重建工程匯集數千名能工巧匠，斥資逾八點四億歐元，耗時五年半。電視鏡頭所見，重開之後的巴黎聖母院，熟悉的鐘樓、熟悉的尖頂、哥德式穹頂、五彩斑斕的玻璃窗，高貴典雅，莊嚴肅穆。官員稱聖母院比以往更加美麗，預計重開之後每年可吸引一千五百萬遊客。法國文化部長建議巴黎聖母院重開之後對遊客收費五歐元門票，一

年大約有七千五百萬歐元收入，用來保養和定期維修巴黎聖母院。但教堂決定維持免費開放的傳統，有二千五百人在重開第一天進入參觀。

就在聖母院重開的三天前，法國政壇上演一場驚心動魄的政治大戲。當地時間十二月四日晚間，國會通過不信任投票，上任僅三個月的總理巴尼耶內閣垮台，這是總統馬克龍任命的第五任內閣，也是一年之內倒台的第三任總理。包括極右勢力在內的反對派步步相逼，馬克龍焦頭爛額，政治生命岌岌可危。巴黎政局混亂，但聖母院如期重開，儀式隆重而充滿歡樂祥和，文化盛事的背後，其實是一場法國特色的政治遊戲。

法國人酷愛文化藝術，以自己民族文化為傲，兩果筆下加西莫多敲鐘的巴黎聖母院，早已成為法蘭西民族的文化圖騰。馬克龍深知，法國人也許不相信政治，但一定相信文化藝術，此時此刻唯有文化的魅力，才能團結法國。巴黎聖母院的重開，可以讓法國社會各政治力量暫時放下對立和撕裂，共同聆聽大主教權杖的敲門聲。燈光秀中的巴黎聖母院大教堂，成為馬克龍一項無可爭議的政績工程。舉辦慶祝巴黎聖母院重開的音樂

會等各項活動，更可以提醒世人欣賞法國文化的美好，不要只關注法國政局的混亂。

獲邀出席巴黎聖母院重開儀式的嘉賓，包括特朗普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、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、英國王儲威廉、拜登總統的夫人吉爾，以及億萬富豪馬斯克、法國首富阿爾諾（重建巴黎聖母院的金主之一）等多國政要名流，這些政要名流為重開後的巴黎聖母院做了一次廣告代言人，而未曾正式上任已獲鋪紅地毯迎接的特朗普，更成為各國媒體關注的焦點。這一夜，星光熠熠耀花都，歌舞昇平如盛世。馬克龍希望藉聖母院修復所取得的成功和慶祝活動的喜悅，轉移人們對其陷入政治困境的注意力，真是用心良苦。

未有到巴黎出席重開儀式的教宗方濟各發表聲明，形容這一天是歡樂、慶祝和讚美的日子，希望巴黎聖母院的重生，成為法國教會復興的預言性標誌。這座法國人的精神殿堂已經重建，但是，馬克龍能否借力巴黎聖母院重開為自己的政治前途救亡，或在重開後首場莊嚴的彌撒中找到擺脫政治困境的啟示，法國民眾和國際社會拭目以待。



▲巴黎聖母院外景。

新華社

## 霧鎖太行



如是我見  
張君燕

昨昨下了點雨，早起，天陰沉着。太陽躲在雲層後面，看不見蹤影。雖沒有陽光，視線卻是清晰的，遠遠地看見一條山路彎彎曲曲、盤旋而上，消失在層層疊疊的山峰之間。

車子行駛到山腳下，沒走多遠，突然起了霧，薄薄的一層，像是水汽，也像是炊煙。眼前的樹木、野草變得朦朧，烏鴉的巢搭在光禿的樹杈間，原本赫然醒目，此刻像施了魔法，猶抱琵琶半遮面。野生的柿子個頭不大，顏色並沒有減色半分，即使被薄霧籠罩，依然顯眼，只是少了些許艷麗。像是曾經鮮衣怒馬的少年，經歷歲月沉澱，收斂了鋒芒，變得低調、沉穩，是一種無聲的美。

秋冬季節的太行山，也有這樣一種內斂的美。相比於春夏的熱烈與勃發，時節轉身之後，不再大張旗鼓地擴張，轉而慢慢地往回收。時間的膠卷開啟倒放模式，樹葉一片片掉落，野草一點點乾枯，山澗的小溪越來越瘦，濃縮成一曲雋永、綿長的催眠曲。在似有若無的曲調中，飛鳥、

小獸、昆蟲紛紛隱匿，山裏的世界無窮大，牠們總能找到適宜的角落安眠。大山一下變得空曠、寂靜——噓，它在替所有的動物保守秘密呢。它當然知道牠們藏在哪裏，但它不說，它只是露出慈祥的笑容，張開雙臂，將牠們統統攬在懷裏。

越往深處走，霧越濃，到半山腰的時候，能見度變得極低，好在這個時節山裏的訪客不多，偶有零星幾輛車，都開了雙閃，減速慢行。探訪者熟知山裏的規矩，不急不躁，沒有人忍心破壞大山此刻的寧靜與祥和。事實上，他們正是為此而來。

在濃霧中，太行山徹底隱身，行走其間，舉目不見山，處處都是山。平地上的濃霧沉甸甸的、略顯笨拙，多少會讓人產生壓抑、沉悶之感。山間的濃霧卻不一樣，它雖厚重，但卻靈巧，你能明顯地看到它在成團成團地飄動，輕盈得像一群少年，踩着草尖，躍過樹梢，追逐着、嬉戲着，蹦蹦跳跳、打打鬧鬧，所到之處，留下一串串歡聲笑語。它們努力壓低了聲音，卻還是不小心驚擾了鳥雀，撲扇着翅膀，飛到相鄰的樹叢中。我猜，鳥雀也許已經偷看許久，終是忍不住，加入了奔跑的隊伍。

車子轉了幾道彎，路過一個叫大底的村子時，視野豁然開闊，四周景物無比清晰，天空湛藍，雲朵潔白，陽光從白雲的邊緣照射出來，附近的行人、房屋、村莊，看得分明；餘光盡頭閃耀着一簇簇火紅，是漫山遍野的紅葉，黃樺、柿樹、楓樹、黃連木，橙紅、絳紅、火紅、金黃，將整個太行山裝扮得絢爛斑斕。若不是親眼所見，很難相信之前的濃霧瀟灑，竟一下改換了天地，沒有徵兆，也沒有過渡，就那麼雷厲風行，毫不拖泥帶水。一如太行山一直以來的性格，剛強凌厲、坦蕩如砥。

在陽光下，整個太行山活躍起來。鳥雀在頭頂歡唱，刺蝟在路邊的灌木叢中踱步，小松鼠搭着爪子站在路邊張望，機靈地穿過山路，跳進對面的樹林中。若仔細傾聽，還能聽到悉悉窣窣的聲響，從不同的角落發出來。原來小動物們都醒着，只是沒有人願意先吱聲，打破安靜的氛圍，可一旦開了頭，便再也按捺不住。

下山後，我回頭看，太行山又被籠上了一層薄霧，彷彿鎖住了一般，為山裏的生靈提供庇佑與福澤。只有那些真正想親近它的人，它才會敞開懷抱，笑臉相迎。